

古
桐
書
屋
六
種



古詞書屋六種



藝

樂

敘

藝者道之形也學者兼通六藝尙矣次則文章名類各舉一端莫不爲藝卽莫不當根極於道顧或謂藝之條緒綦繁言藝者非至詳不足以備道雖然欲極其詳詳有極乎若舉此以槩乎彼舉少以槩乎多亦何必殫竭無餘始足以明指要乎是故余平昔言藝好言其槩今復於存者輯之以名其名也莊子取槩乎皆嘗有聞太史公歎文辭不少槩見聞見皆以槩爲言非限於一曲也蓋得其大意則小缺爲無傷且觸類引伸安知顯缺者非卽隱備者哉抑聞之大戴記曰通道必簡槩之云者知爲簡而已矣至果爲通道與否則存乎人之所見

余初不敢意必於其間焉

同治癸酉仲春興化劉熙載融齋自敘

藝槩目錄

卷一

文槩

卷二

詩槩

卷三

賦槩

卷四

詞曲槩

卷五

書槩

卷六

經義槩

藝槩卷一

興化 劉熙載 融齋

文槩

六經文之範圍也聖人之旨於經觀其大備其深博無涯涘乃文心雕龍所謂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
有道理之家有義理之家有事理之家有情理之家四家說見劉劭人物志文之本領祇此四者盡之然孰非經所統攝者乎
九流皆託始於六經觀漢書藝文志可知其槩左氏之時有六經未有各家然其書中所取義已不能有純無雜揚子雲謂之品藻其意微矣

春秋文見於此起義在彼左氏窺此祕故其文虛實互藏兩在不測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左氏釋經有此五體其實左氏敘事亦處處皆本此意

左氏敘事紛者整之孤者輔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翦裁運化之方斯爲大備

劉知幾史通謂左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余謂百世史家類不出乎此法後漢書稱荀悅漢紀辭約事詳新唐書以文省事增爲尙其知之矣

煩而不整作而不典書不實錄賞罰不中文不勝質史家謂之五難評左氏者借是說以反觀之亦可知其

衆美兼擅矣

杜元凱序左傳曰其文緩呂東萊謂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爲然蓋繇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此可爲元凱下一注腳蓋緩乃無矜無躁不是弛而不嚴也文得元氣便厚左氏雖說衰世事卻尙有許多元氣在學左氏者當先意法而後氣象氣象所長在雍容爾雅然亦有因當時文勝之習而觭重以肖之者後人必沾沾求似恐失之曄緩侈靡矣

蕭穎士與韋述書云於穀梁師其簡於公羊得其覈二語意皆明白惟言於左氏取其文文字要善認當知

孤質非文浮豔亦非文也

左氏敘戰之將勝者必先有戒懼之意如韓原秦穆之言城濮晉文之言邲楚莊之言皆是也不勝者反此觀指覩歸故文貴於所以然處著筆

左傳善用密國策善用疎國策之章法筆法奇矣若論字句之精嚴則左公允推獨步

左氏與史遷同一多愛故於六經之旨均不無出入若論不動聲色則左於馬加一等矣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以左氏之才之學而文必範我馳驅其識慮遠矣

國語周魯多掌故齊多制晉越多謀其文有甚厚甚精

處亦有翦裁疎漏處讀者宜別而取之

柳柳州嘗作非國語然自序其書稱國語文深閎傑異其與韋中立書謂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則國語之懿亦可見矣

公穀二傳解義皆推見至隱非好學深思不能有是至傳聞有異疑信並存正其不敢過而廢之之意

公穀兩家善讀春秋本經輕讀重讀緩讀急讀讀不同而義以別矣莊子逸篇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雖屬寓言亦可爲春秋尙讀之證

左氏尙禮故文公羊尙智故通穀梁尙義故正

公羊堂庶較大穀梁指歸較正左氏堂庶更大於公羊

而指歸往往不及穀梁

檀弓語少意密顯言直言所難盡者但以句中之眼文外之致含藏之已使人自得其實是何神境

左氏森嚴文瞻而義明人之盡也檀弓渾化語疎而情密天之全也

文之自然無若檀弓刻畫無若攷工公穀

檀弓誠慤頥至攷工樸屬微至

問喪一篇纏綿悽愴與三年問皆爲戴記中之至文三年問大要出於荀子知問喪之傳亦必古矣

家語非劉向校定之遺亦非王肅孔猛所能託大抵儒家會集記載而成書是以有純有駁在讀者自辨之

耳

家語好處可卽以家語中一言評之曰篤雅有節

家語之文純者可幾檀弓雜者甚或不及孔叢子

國策疵弊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盡之矣抑蘇老泉諫
論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蓋嘗推此意以
觀之如魯仲連之不帝秦正矣然自稱爲人排患釋
難解紛亂其非無術可知然則讀書者亦顧所用何
如耳使用之不善亦何讀而可哉

戰國說士之言其用意類能先立地步故得如善攻者
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不然專於措辭
求奇雖復可驚可喜不免脆而易敗

文之快者每不沈沈者每不快國策乃沈而快文之雋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雋國策乃雄而雋

國策明快無如虞卿之折樓緩慷慨無如荆卿之辭燕丹

國策文有兩種一堅明約束賈生得之一沈鬱頓挫司馬子長得之

杜詩義鶻行云斗上捩孤影一斗字形容鶻之奇變極矣文家用筆得斗字訣便能一落千丈一飛沖天國策其尤易見者

韓子曰孟氏醇乎醇程子曰孟子儘雄辯韓對荀揚言之程對孔顏言之也

孟子之文至簡至易如舟師執柁中流自在而推移費力者不覺自屈龜山楊氏論孟子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可謂探本之言

孟子之文百變而不離其宗然此亦諸子所同其度越諸子處乃在析義至精不惟用法至密也

集義養氣是孟子本領不從事於此而學孟子之文得無象之然乎

荀子明六藝之歸其學分之足了數大儒其尊孔子黜異端貴王賤霸猶孟子志也讀者不能擇取之而必過疵之亦惑矣

孟子之時孔道已將不著況荀子時乎荀子矯世之枉

雖立言之意時或過激然非自知明而信道篤者不能

易傳言智崇禮卑荀卿立言不能皆粹然大要在禮智之間

屈子離騷之旨只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二語足以括之百爾如女嬃靈氛巫咸皆是

太史公屈原傳贊曰悲其志又曰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志也爲人也論屈子辭者其斯爲觀其深哉

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夫忠臣之事君孝子之事親一也屈子離騷若經孟子論定必深有取焉